

學車記

「我真的應該學一點英語了。」走在我旁邊的駕校教練自言自語地說。

「在柏林，俄語應該也很好用。」我對着這位來自俄羅斯的教練用生疏的德語說。

實際上，開車，我不算個新手。我也是擁有中國和美國駕照、駕齡超過十年的「老司機」了。只是中國駕照和我的來自新澤西州的美國駕照都不能直接換成德國駕照，必須通過理論考試和路考。近幾年來，隨着柏林新移民越來越多，駕校也出現供不應求學員爆滿的狀況，經常預約練車最早的練習時間已經排到一兩個月以後。

一直以來我開的都是自動檔的車，然而報名時我只顧着尋找離家近方便練車的駕校，後來才發現這間駕校只有手動檔的車。當然，硬着頭皮去學手動檔，也還有更多的理由：在歐洲，手動檔的車佔大多數，租車行裏同款汽車手動檔也比自動檔便宜很多。按照德國人的話說，是「我們熱愛所有技術性的操作。」

學手動檔的頭幾次課，我完全像新手一樣，手動一檔起步熄火成了常事，一點沒有「十年老司機」的熟練和風度。經過幾次練習，我慢慢熟悉了操作，也不再手忙腳亂地在紅綠燈面前熄火，堵住後面好多車輛了。

然而，對我來說最大的困難是用生疏的德語學車。一方面要努力聽懂俄羅斯口音版的德語，一方面還要想方設法把想問的問題用德語說出來，同

時還要操作開車。

有一次我在十字路口左轉，一着急熄火了。我便扭動鑰匙重新打火，一次不行，兩次。俄羅斯教練在我旁邊已經急得又是指儀表盤又是比畫着大聲嚷嚷半天。但是就是打着不着啊，

我怎麼辦？最後我才明白，那個儀表盤顯示車在我第一次扭動鑰匙時就已經打燃了，教練嚷嚷着說的是「趕緊開着走啊！」後來我和教練都有點哭笑不得。

教練車的副駕駛都有一套完整的離合油門剎車系統，最開始學車的時候甚至可以學員只操作方向盤。我的俄羅斯教練果然是「戰鬥的民族」，覺得我開得太慢喊着「Gas（加油）」是常事。有時候他見我小心翼翼地開得太慢，便忍不住悄悄在旁邊給我踩油門。

還有一個小小的困擾是，可能德國人的腿都很长，我已經把駕駛座位調到最靠前，也要努力把腿全部伸直才能把離合踩到底。

在十幾次學習以後，我漸漸意識到，德國人開車和德國交規一樣一板一眼絕不含糊。小路上大路要避讓這是必須，而行駛在有先行權的路上，遇到岔路口減速也是不允許的。轉彎的時候看後視鏡、打轉彎燈和轉肩看側後方死角一個也不能少，少一個動作路考就掛了。

教練在練車中說得最多的話就是「要準確」和「要安全」。這兩句話我應該這輩子都不會忘了。這很重要，也很符合德國特質。



柏林漫言 余逾



如是我見 少峰

近日香港四百五十五間中學的圖書館陸續收到捐贈的香港史書籍——劉智鵬、劉蜀永編著的《香港史——從遠古到九七》。書上蓋有印章，說明是達德學院香港校友贈閱。

達德學院是一間什麼學校，可能許多市民並不清楚。這是一九四六年十月至一九四九年二月中共民主人士在香港屯門新墟，借用蔡廷鍇將軍別墅開辦的一間大學。它雖然只存在兩年多時間，卻是在中國教育史和香港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大學。達德學院名師薈萃，香港教育當局曾說：「儘管該校教職員幾乎都是中國民主同盟成員，但他們的質素明顯比本地其他教育機構的為高。」此外，達德學院實行民主辦學的方針，創設了「董教學聯席會議」、「院務委員會」和「教授會」，將教授和學生納入行政管理的決策團隊中去。這種辦學體制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創舉。達德學院被港英當局關閉時，正值新中國政權籌建，師生大多回到內地。他們在新中國建立和國家改革開放時期，作出過重要貢獻。

耄耋長者的拳拳愛心

——達德學院香港校友捐贈香港史書籍小記

此次參與贈書活動的達德學院香港校友有鄭康明、朱雪瑩、黎敬庭（黎鉅貴）、郭宏隆、田家康、黃燕芳和陳佩瑤。他們最年輕的八十九歲，最年長的已經九十六歲。這些老人都曾在內地工作，在不同時期移居香港，對香港有深厚的感情。他們並非富翁，卻熱心地捐出十多萬港元，購買近千本香港史書籍，分贈每間中學兩本。

筆者電話採訪了朱雪瑩、黎敬庭夫婦，請他們談談發起贈書活動的緣由。兩位老人家說，他們是華僑。一九四七年黎敬庭由老撾到達德讀書，一九四八年朱雪瑩由越南到達德讀書。海外僑胞祖祖輩輩都有家國情懷，常向家鄉捐資辦學。這是一種傳統。去年的「修例風波」使香港的社會秩序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年輕人捲入其中，他們深感痛心。他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香港回歸以後歷史教育不到位，一些年輕人缺乏國家認同，不能全面理解「一國兩制」。需要讓他們了解香港是怎麼來的，香港人是怎麼來的。兩位劉教授編寫的香港史著作公允平實，有理有據，有助於回答上面的問題。所以他們倡議購買其著作分贈香港各中學。其他幾位達德校友和他們想法一致，一拍即合。兩



▲達德學院香港校友捐贈的香港史書籍 作者供圖

位老人家最後說：「我們幾位校友的能力有限，這只是表達我們關心香港教育，關心香港年輕一代的心意而已。」

達德學院香港校友的贈書活動使兩位劉教授深受感動。他們在這批書籍付印前，又進行一次認真的補充修訂，同時又聯絡香港歷史研究基金會承擔寄書費用。他們表示：達德學院前輩關心歷史教育的善舉，是對歷史工作者的鼓舞和鞭策。

美國大選這一頁能翻過去嗎？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我的微信朋友圈有好幾個美國政治發燒友，最新關注焦點是七十八歲的拜登當選之後，身體能夠撐多久。本周一美國選舉人團投票順利結束，沒有出現被指是特朗普陣營期望發生的多名選舉人叛變事件，拜登以三百零六票

，超過法定的二百七十票門檻，正式成為候任總統，賀錦麗為候任副總統。全世界都注意到，拜登在選舉人團投票後發表演講，呼籲民眾翻過大選這一頁，十分鐘演講多次咳嗽，事後他承認自己感冒了。感冒是小事，此時此刻感冒後果卻大可小。他在大選投票之後不久扭傷了一隻腳，需要穿上矯正鞋。這兩件事都巧合地發生在「之後」，假如，扭傷腳和感冒發生早一點，早一個多月，現在的美國和世界也許真就不一樣。特朗普注定只能在白宮玩四年，這是天意嗎？

唯恐天下不亂的好友B哥問，如果拜登在明年一月二十日之前有什麼「冬瓜豆腐」，候任副總統賀錦麗可以接替拜登宣誓就任美國第四十六任總統嗎？哈佛妹Alice第一時間回答，根據美國憲法第二十修正案，如果當選總統在正式就職前去世，當選副總統將成為總統。其實，就在拜登選擇賀錦麗作為競選搭檔之後，已經有媒體分析，未來四年期間，賀錦麗有可能成為美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女總統，而且是非白人的女總統。

另一邊廂，特朗普在選舉人團投票結束後立即在推特宣布司法部長巴爾辭職，消息指巴爾因為發表未發現大選舞弊的言論，激怒老闆，巴爾的辭職將於平安夜前一日生效，實際上只是比特朗普早不足一個月離任。但特朗普繼續堅持拒絕承認自己敗選，理論上特朗普的確仍有一絲希望，因為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必須於下月六日經由國會兩院



▲特朗普仍不承認大選落敗 資料圖片

確認，如果共和黨議員提出異議，國會可能需要討論。但是實際上這個「一絲希望」的機會率接近零，連共和黨參議院領袖麥康奈爾也已公開祝賀拜登當選總統。

幾個好友雖然在大選賭盤押注不同，但現在一致認為，一月六日國會確認選舉人團投票結果不會生變，而特朗普仍然不會承認這個結果，理由有三。其一是特朗普不想參加拜登的就職典禮。按照傳統，拜登就職當日，特朗普要和他在白宮茶敘，以及共同乘車前往國會；特朗普愛憎分明，更不會樂意做配角，拒絕承認自己敗選，就有大條道理不參加拜登就職典禮。其二，特朗普今次得到逾七千萬票，比當年奧巴馬高票當選的得票還要多，這些支持者很多都認同特朗普關於大選舞弊的指控，如果特朗普承認落敗，就會令支持者失望，反而死不認輸，就算落台，特朗普仍可繼續呼風喚雨，進可四年後捲土重來，退可扮演共和黨造王者角色。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理由是，特朗普的性格是永遠希望創造奇蹟，四年前參加大選在完全不被看好，甚至不被認真看待的情

況下，他先後擊敗黨內多名重量級政客，最後神奇般打敗民主黨希拉里，以一介商人入主白宮，並且很快令共和黨幾乎所有資深政客臣服。四年之後的今日，特朗普希望奇跡再現，可謂一點都不令人感到意外，雖然沒有人知道他還有何奇招絕橋、會用什麼手段令自己的白宮生涯起死回生，但可以肯定，未來這一個月白宮不會風平浪靜。政治一日也嫌長，距離一月二十日還有一個月，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但是，如此一來，拜登呼籲國民團結，翻過大選這一頁，就會變成一廂情願。試想在拜登入主白宮之後，特朗普繼續在推特指控這場大選舞弊，七千萬投票給他的支持者，即使只有一半認同他的指控，也有三千五百多萬美國選民不承認拜登當選的合法性，只要特朗普發一條推特表示反對，拜登任何決策都可能寸步難行。一場大選暴露美國社會撕裂，可能是南北戰爭之後最嚴重，這一頁真的想翻過去就能翻過去嗎？不過，大選後已經不再聽到特朗普提「中國病毒」，耳根清淨了許多，這倒是真的。

潘玉良的藝術人生



市井萬象

「玉汝於成——潘玉良的藝術人生」展覽現正於成都博物館舉行，展出了近百幅被潘玉良苦心留存、輾轉運送回國的珍貴畫作，其中包括油畫、彩墨、白描、素描等多種形式的藝術作品，部分珍貴典藏系首次公開展出。

中新社



海德夕照



域外漫筆 蘇武

我的公寓距離倫敦著名的海德公園只有十分鐘的路程。

在國內的時候，海德公園是談論倫敦時最常被提起的名字，「一定要去海德公園聽一場演講！」或是「做人要學梁朝偉，飛去海德公園餵鴿子！」朋友們總這麼說，於是海德公園在我心裏就成了「白月光」，那麼美輪美奐，又那麼遙不可及。如今真的來了，就住在海德公園左近。疫情襲來，困守倫敦，經常吃完午飯後走去那裏散一會兒步，就彷彿跟個鄰家女孩聊一會兒天那麼隨意平常。大半年下來，幾乎走遍了海德公園的每個角落，想來我的朋友們一定艷羨得不行，但其實大可不必。園內著名的演講角大多數時候空空蕩蕩，無人問津。周末有兩回擠到擠滿了人的盛況，但湊近看時，卻是在遊行抗議戴口罩和注射疫苗，令人莞爾又唏噓，匆匆走掉。鴿子確實到處都是，很容易投餵，我也體驗過一兩回。但有一次聽朋友說起，某天早上跑步，赫然看到一大群鴿子圍着一個醉倒的流浪漢的唾餘啄食，從此就再也沒有餵鴿子的興致了。

沒錯，理想和現實總是這樣，判若兩人。但話說回來，鄰家女孩雖不似月裏嫦娥般絕美

，但慢慢熟起來，一點兒一點兒的，你會發現她獨有的一種親切動人的風致。

海德公園很大，無邊無際。在一座摩登都市裏面有這麼一大片原野，多少反映出一點兒這個國家的性格，熱愛自然。比起相鄰的肯辛頓花園或是聖詹姆士公園，海德顯得荒涼。初入其中，感覺神似非洲大草原，很能讓人想起帝國的殖民往事。我不懂植物，無法為讀者介紹這裏的每一種樹木花卉。因小時候家門前種着法國梧桐，另外扇葉的銀杏也是認識的，所以在海德隨處看到這兩種樹時總是很親切。碩大如蓬的巨樹很多，有挺拔的，也有的長成佝僂的怪形，看起來都比伊麗莎白女王年長不少。草長得茂盛，不知是什麼草種，任人踐踏卻生機盎然，最冷的時候黃一陣子，很快又復綠如新。水鳥主要集中在園中湖上，有白天鵝、黑天鵝，有海鷗、野鴨，還有很多不知道名字的，湖邊立着詳細的名物介紹牌，總是無心細看。群鳥集於湖上的時候很壯觀，但令人拙舌的是，人竟也混在一起游泳和划船，毫無顧忌。每每看到岸邊厚厚堆積的靑綠色鳥糞，都要替湖中弄潮的人們噁心一會兒。

對了，人。人是海德公園裏最有意思的風

景。最讓我新奇的有三，一是真愛運動。一年四季、四面八方，到處都是跑者、行者，無論是破曉之前還是夜深人靜，你總不必擔心一個人落單。天氣好一點兒的時候，開闊的草地上就聚滿踢球的孩子，浩浩蕩蕩。停下一會兒，每個球技都相當了得。英國人的愛運動是不可理喻的，在疫情最嚴重的倫敦封城期間，政府要求所有人盡量居家不要外出，卻破天荒地允許每人每天外出運動一次，真是讓人啞口無言。其二是這裏的人真不怕冷。「三九天」跑步的男女只穿着短衣短褲，手腳凍得通紅卻興高采烈。這種行為在北京被稱為「賣單兒」，是大人批評孩子的話，但在這裏是絕不會的。有一次也是冬天，遇到一位挺年輕的媽媽推着嬰兒車，上面躺着才會坐的娃娃，剛覺得惹人憐愛，悚然發現孩子赤着雙足，凍得紅撲撲的亂踢蹬着，簡直不忍直視。三是真愛曬太陽。陽光對於他們來說，是比空氣和水更稀缺更重要的東西。太陽一出來，偌大海德馬上秒變天體浴場，園方也會適情適理地擺出很多沙灘椅來，到處是脫得精赤條條的日光浴者，像草原上動物大遷徙一樣場面宏大。

如果有機會的話，建議您選擇一個秋日午

後，來海德公園的湖畔酒吧點上一杯本地的Pale Ale淡啤酒，閒閒地坐在湖邊打發一個下午，看看湖上的天鵝和遠處彩色的楓林銀杏，聽聽風吹樹葉的聲音，觀察一下每個路人的神色，真的挺有趣兒的，也只有這種時候才能認識真正的海德。要是能坐到傍晚就更好，可以欣賞一出海德的夕陽，我認為是這裏最美的景致了。不光是夕陽在山的霞色，不光是湖上、樹上、天鵝身上和一切景物上的餘暉，更在於這裏是海德公園，曾經史上輝煌帝國的園心，十九世紀萬國工業博覽會驚世駭俗的水晶宮就搭建於此，象徵着維多利亞女王治下帝國全盛的來臨。而現如今，在同樣的地方每年冬季會搭起一座兒童樂園，這簡直是一種英國式的自嘲，巨大的摩天輪和斑斕的霓虹燈既讓人恍惚，又讓人心碎。正因此吧，海德的夕陽總有一種一去不返的淒涼，又有一種無牽掛的散漫，這恐怕是在其他地方很難產生的一種情緒。當然，如果您和我一樣，是一個人到這裏鄉來的，每當看到湖波上如血的殘陽，就更夾雜了一些離愁別緒，纏綿不散。這時候，就勸您趕快把酒喝盡，回家去靜靜等待下一個黎明吧。